

LI SHI DUAN MIAN SHANG
DE ZHONG JI ZHI YE
YU YING XIONG WEN HUA

韩扑 编著

刺客

历史断面上的终极职业与“英雄”文化

刺客与刺杀，永远是中外历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一页。刺客这一神秘、古老的另类群体，完全可当做人类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断面，更可视为“英雄时代”的挽歌。



哈尔滨出版社

刺客



历史断面上的终极职业与『英雄』文化

韩扑
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刺客:历史断面上的终极职业与“英雄”文化 / 韩扑编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1
ISBN 7-80699-654-0

I.刺... II.韩... III.刺客-研究-世界
IV.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872 号

责任编辑:邢万军 杨磊
装帧设计:新锐·中鹤书装

刺客

——历史断面上的终极职业与“英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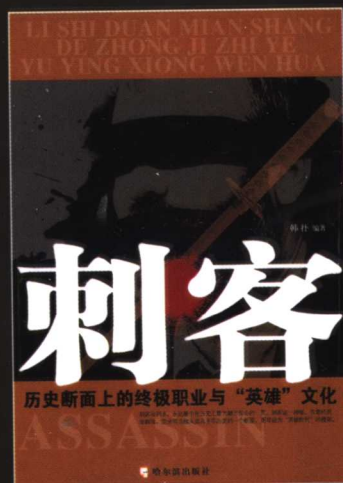
韩扑 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中心印刷

开本 660×95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2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654-0/D·14
定价:2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刺客是历史上最富杀伤力的群体，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群。他们的名字往往与当时最为显赫的人物或重大的事件相连。刺客是历史事件天平上的砝码，同时也是解决纷争的最后赌注和利器。



责任编辑：罗伟 李仁波

装帧设计：新锐 · 中鹤书装

刺客：英雄时代的挽歌

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就是一部英雄事迹的记录总集。作为英雄时代的一个印记，刺客这一古老的社会群体至今余音未绝，更昭示我们所处的英雄时代还远没有终结的迹象。

在人类没有文字的阶段，没有剥削和压迫，相应地更没有暴政和民主，模糊而强烈的神祇信仰，萨满祭司和天地的对话，驱使人群除掉那些暴徒和“先驱者”，于是在人类产生后的大部分时代里，小国寡民，没有产生英雄的温床。

火与剑的发明，使得人类从生产和战争两个方面早熟，从口耳流传的史诗，到结绳记略的收获，都从一开始就笼罩在英雄人物的阴影下，英雄时代的发端，是以人类族群间的大规模流血和几乎灭绝人类家园的大灾难为标志的。

在尧舜的时代，在禅让的时代，英雄是普通的人做非凡的事。茅屋草帽的人主，以人格忍让和利他式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平民人性的救赎。当时的“英雄”是反符号的，舜、禹的受禅，其言行更近似对当时先民逸乐生活状态的自我放逐的抗拒。对于这样的英雄，刺客的投枪没有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存在，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存在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时候，当一个人的个体付出大于他的社会所得的时候，刺客不会出手，因为刺倒了尧还有舜，谁上去都一样，尧想把位子让给许由，人家隐士还不干。那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但是,当人类的生产能力的进化,使英雄成为统治者的时候,甚至社会关系的发展也被异化为剥削手段的升级时,以往的英雄可以变为狰狞的大独裁者,以往聆听着英雄教诲的善良民众,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夜色中的亡命之徒。

社会越是朝着不和谐、不平衡的方向发展,英雄与平民的距离就越大。无论他是世俗的领袖,还是宗教的领袖,还是民意的领袖,暗杀他们的阴影都会拔地而起。这时,无所谓道德上的好与坏,善与恶,英雄人物只是政治符号的载体,他的鲜血,将可以带来身怀利刃者需要的后果。

因此贵族英雄不分善恶,在平民的说唱文学里都是暴君与强权的象征,而刺客则往往被授予平民英雄的光圈。但隐士许由或许不会想到,他被后世多少野心家所嘲笑!又为多少并不理解他本意的人所景仰——属于平民英雄的田园牧歌式的政治气候永远不再重现了。

然而现在的英雄的塑造,需要的是平民血汗的浇铸,无论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英雄都是社会关系的高成本产物,刺客干掉一位英雄人物,或许有人悲伤、有人庆幸,但那都是社会价值的极大毁灭,杀死了一个暴君,会有很多人为了当暴君,而不惜用无数平民的血来做赌注。刺死了一个伟人,仍会有很多人为了在伟人之后当暴君,同样不惜用无数平民的血来做赌注。

刺客这一神秘而古老的另类群体,完全可以当做几千年世界历史的一个断面,更可以视为一部英雄时代的挽歌。



读 法

这本关于“持利刃的‘平民英雄’”的书，分成八个专题，这些专题分别是“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死士：刺客亡命的理念”、“血幕：刺客的独立王国”、“血滴子：刺客的嗜血利器”、“剑气：刺客的传奇异化”、“骑士精神：刺客的民族情结”、“女吊：刺客中的第二性”、“阴影：刺客史上的谜案”。

“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中，有总论刺客这一政治亚文化角色的意味，涉及了刺客在各个时代的产生根源、触发因素以及刺客策略的广泛文化应用。刺客现象，是随着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而行刺行为，则除了政治目的与个人仇杀之外，还有一个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盛行。因而，刺客与政治英雄，就像影子和人一样，是相伴相随甚至共存的。

“死士：刺客亡命的理念”中，探讨刺客的个人与历史价值的互动，刺客大量出现的社会内幕，如个人强权主义的畸形强化，以及怀抱“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的上古著名刺客案例。在这一章里，将具体关注支撑着刺客进行暴力活动的精神根源——“亡命”理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极端信念。只有解析了这两个思想上的根源，才能彻底将刺客的刺杀行为放在它应有的高度，而不是一味地赞美和褒扬。

“血幕：刺客的独立王国”中，专题介绍刺客世界的几大著名的组织形式与培养系统，如以“养死士”闻名的战国四公子、雍正皇帝的粘竿处和“血滴子”、日本的忍者和中古时代波斯山中老人创建的独立王国“杀



手团”。本章讲述的主要是组织化、集团化的刺客,这和以前我们所接触过的刺客故事截然不同。我们所认识到的刺客大多数是独来独往的,但历史上的刺客,往往要依托于某个强大的组织才能生存,其中尤以日本的忍者表现最为明显。有组织的刺客行为,可以等同于谋杀,因而就谈不上什么正义、为民。

“血滴子:刺客的嗜血利器”中,从技术角度分析刺客行刺的装备和战术,有一点猎奇的色彩,但主要是让大家通过对大铁椎、鱼肠剑、毒药、爆裂子弹、陷阱、易容术和遁形术这些奇特“发明”的认识,窥见某些人类个体间残杀的现实。

“剑气:刺客的传奇异化”中,试图揭示人们对刺客刺杀成效的憧憬与好奇,铸就了小说中、传奇中的刺客形象,这样的著名虚构人物有吕四娘、眉间尺、张文祥,以及香港电影中的“杀手的童话”,以及“这个杀手不太冷”

“骑士精神:刺客的民族情结”中,回溯刺客在历史各个更迭时期的时兴和当今社会对刺客的先验认识是如何奠定的,话题将涉及到19世纪的民族革命、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热潮等。萨拉热窝事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等事件都会出现。这些刺杀行为,都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进行的,但这些刺杀,无疑都是失败的——在政治上是失败的。那些被后世所铭记的民族主义刺客,并没有为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因为刺杀而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带入了新的困境。

“女吊:刺客中的第二性”中,专题讨论在刺客中,女刺客的独特存在价值。比如刺杀马拉、列宁的女刺客,和实际等同于刺客的参孙情人大利拉、绝世美女西施等。其实,刺客身份不分男女,但在某些场合下,女刺客的刺杀行为更容易成功,这就不是刺客的能力或技巧问题,而是



这个社会的问题了。

“阴影：刺客史上的谜案”中，说的是行刺仇杀史上很多成功的刺杀，都没有历史的定论和结案，只有既得利益者的沉默。本专题没有探求谜案的谜底，只是给出事件的内因和影响，内容将涉及肯尼迪遇刺、烛影斧声、术赤被杀、张文祥刺马等。之所以会有这些产生谜案的刺杀，关键不在于刺杀本身，而在于被刺者或者刺杀者的政治和社会身份。



目录 Contents

序言 刺客:英雄时代的挽歌	001
---------------------	-----

第一章 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

有英雄就有刺客,对于仰仗英雄的政治、民意集团而言,刺杀他们的首脑是最有效的灵药。如果世界不再因为某个英雄人物的出现而欢呼雀跃,也许刺客就会失去生存之道。

英雄不死,刺客不止	002
刺客出现的四种触发因素	011
刺客策略的广泛应用	021
典型刺杀手段	026
典型刺杀案例	042

第二章 死士:刺客亡命的理念

在社会转型期和动荡期,原有阶级结构被打破,饶勇力、激情而轻理性、秩序的人群,便成为滋生死士的温床。经有野心者、有重金者、有私图者的催化,便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暗杀事件。

个人存在意义的异化	056
士为知己者死——死士	060
有义气而无是非的勇士	072
最后的手段:自杀式刺杀	076



第三章 血幕:刺客的独立王国

如果说阴谋是政治的常态,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则刺杀就是特殊的、流血最少的战争,所以历朝历代,当权者手中必须有这样的“利器”。

幽深暗室的运筹帷幄	093
能人义士的权力异化:豪侠郭解	098
忍者:独特的东方魔手	105
杀手团:山中老人的依斯美良派	114

第四章 血滴子:刺客的嗜血利器

利刃的设计,远远不如它的处地重要,寸铁可以取人性命,要点在施用人的心与术。暗器之利,不在锋利而在致命。

鱼肠剑与大铁椎	123
冷兵器和暗器	130
忍术和忍者装备(忍器)	135

第五章 剑气:刺客的传奇异化

复仇小说、刺客文学的主角是义侠、文侠乃至女侠,而他们在民众心灵社会中存在的黑暗源头,正是封建时代最高掌权者的专制手段。掌权者的压迫越甚、血仇越深,借古讽今的刺客文学便越发达繁盛。



文化符号与政治寄托	144
刺客文学的出现	153
杀手的童话——电影中的浪漫与残酷	161
传奇中的利器	170

第六章 骑士精神:刺客的民族情结

历史进入近代,刺客被赋予悲剧殉难先驱的色彩,而富有传奇色彩和骑士精神的刺客,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

以民族革命的名义,以骑士的尊严	187
二百年来青年暴力运动	193
汪精卫的暗杀“情缘”	197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204

第七章 女吊:刺客中的第二性

在人类竞于暴力时代,女性对男性所处的天然弱势地位,使得其复仇刺杀行为,更受到道德油彩的包装。在人性暴力崇拜的大时代中,身怀利器的女性刺客,更被赋予了同情与关注。

身怀利器的女人	221
西施·越女剑	226



马拉之死	232
用毒药子弹的卡普兰	239

第八章 阴影:刺客史上的谜案

历史上很多成功的刺杀,都没有留下刺客的名字和历史的定论,甚至没有正史的记载,在历史的扭曲流传中,我们只能看见既得利益者的沉默和雄霸天下者的嚣张。

林肯被刺:偶然事件还是政治谋杀	250
肯尼迪:财团政治的牺牲品	258
烛影斧声:皇权毒瘤催生的人伦悲剧	269
术赤:被处死还是被野兽袭击	275
刺马:杀手来自复仇者	281
跋	289
参考书目	291

刺客

第一章

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



第一章 英雄意识:孕育刺客的温床

哈姆莱特见杀父恶王正在独自祈祷时的心灵争斗: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满心俗念、罪孽正重的时候乘其不备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束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我的母亲在等我。这一服续命的药剂不过延长了你临死的痛苦。”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

英雄不死,刺客不止

有英雄就有刺客,从以利益集群的精英团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建立以后,就有来自敌对集群的利刃与毒箭的追袭,从恺撒到末代沙皇从秦始皇到“洪宪皇帝”,莫不是经历过刺客杀气的包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实?

我们总是在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体制推崇“精英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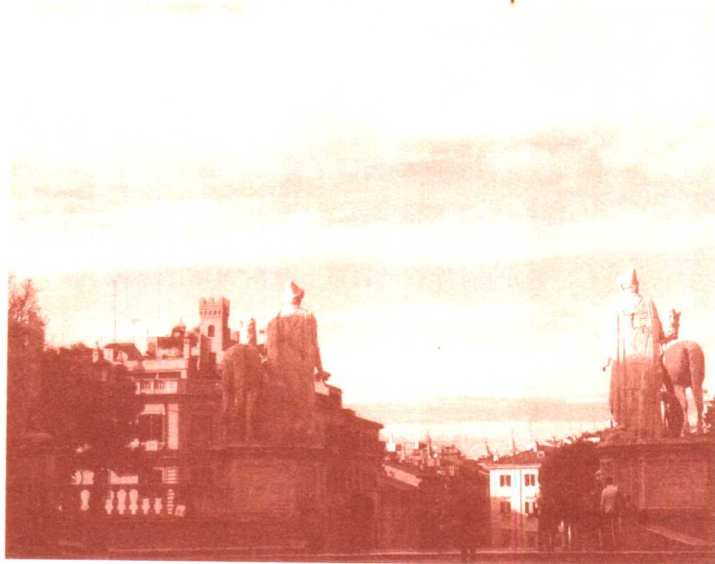
式”的代价:让少数精英人物执掌最高的权力机关,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产生领袖,或即使是民意领袖,都很容易滋生独裁、腐败和倾轧,而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朕即国家”的帝王还是现今的国家元首,他们的个体生命安全都会关系到国体的稳定。

于是各个时代都设计了监督机构如元老院、御史、议会和最高法院等,对最高领袖的权力加以限制。这种做法产生于一个悖论:监督、立法、司法机构对最高权力的制约越有效、越稳固、越有力度,则该位置上元首本人的安全就越不那么紧要——刺客是针对一个个体生命的,而不能针对体制的运转。

罗马的共和派杀死了恺撒,但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仍成为罗马的皇帝;荆轲要刺杀秦王,或甚至胁迫秦王,可能会有有限遏制秦的扩张脚步,但若秦王身后有若干卓越的储君,且有严密的储君继承制度,则他的计划就将可能改变。

英雄和偶像一样,都是平民自己造出来的,他们真如词典上所说的那样“才能勇武过人”,还是彻底的令人钦佩的利他主义者?

拿破仑通过阿尔卑斯山脉,慨叹“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其实正因为他



罗马元老院